

## 太行骄子 三晋奇才

——沉痛怀念挚友王东满

□ 申修福

5月17日，一个不幸的日子。这天晚上10点22分，文坛一颗亮丽夺目的艺术之星黯然陨落。如泣如诉的一个接一个沉痛告知：王东满老师遗体定于5月在太原火化。这突如其来的噩耗，使我陷入极度悲中，一夜辗转反侧，思绪难平，一桩桩往事，一幕幕交水一般在脑海里涌动着，激荡着。

我与东满相交相知60年，至诚至信一辈子的铁杆。我俩最早相识于上世纪50年代末，当时他在长治读书，我在晋东南农专（长治农校前身）读书，俩人经长治市报上发表点小诗和小文章。一次在报社相识一介绍，便结下不解之缘。到1962年—1964年，《火花》上发表了《重回太行山》一诗，我在《火花》上发表了《太行石头歌》《迎春小唱》《一片白云飘到窗口》《比武会速写》等诗作。1964年，我与冀光明、孔德法合编的大型现代戏《民兵的枪》在全省现代戏汇演中首城。（当时东满已到了省文化局戏研室工作）。1965年作为山西代表团重要成员，出席了全国青年业余文艺积极分子大会，从北京返回后又与太原与东满将我北京开会的盛况告诉了他，又把我的处女诗集《石头歌》被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列入“华北青年诗选”出版以及《民兵的枪》被赵树理推荐积极准备进演的喜讯一并说给了他。他当时对我大加称赞，连连“了不起！”

不幸的是，时隔不久掀起了文革风暴，我被当作周树理文艺黑线的黑爪牙，小爬虫，受到冲击和批判，刚出土的文艺苗惨遭蹂躏，一时间心灰意冷，情至低谷，连续数年不曾再写一点东西。万万没想到，王东满竟然悄无声息地写出并出版了40余万字的小说《漳河春》。1977年5月，东满带着他新出版的小说《漳河春》专程到长子看我，当时他带了20本，除赠送我周围的一些好友也各有所获。接着，我与世钧陪同到长子两个农业先进集体——段家庄和南漳大行了为期十多天的调查与采访。这一次东满长子之诗我是个极大的震动、鼓舞和鞭策，使我又重新燃起创作热情。1979年，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把我吸收为会员，1980年4月，让我出席了山西省第四次文代会，并第二次代表会议。会议期间，东满又和我作了一性的“创作畅谈”，并选了我6首诗编入他责编的《山西诗选》（此时东满已经调到山西人民出版社担任文艺编辑）会后，又专门留下我创作叙事诗《山林的歌》，编入他责编的叙事诗集《血染的旗帜》一书出版。

1981年，我与李世钧、宋新有合作翻译了古典名著《聊斋志异》，共90余万字，送到山西人民出版社。又是东满担纲，他积极申报，倾力扶持，使这部《聊斋新译》分上、下册得以出版，并成为当时畅销全国的晋版优秀图书。

自1980年之后，东满由山西人民出版社编辑进而创作家协会专业作家，一路春风得意马蹄疾，创作成果接一部，名气越来越大，声望越来越高，而我却因机务繁忙，无尽“材料”所累，文学创作上远远落在东满二人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。尽管如此，东满仍然没了昔日老友，通过一封又一封信，给予关怀，给予鼓励，使我竭尽全力，奋起直追，取得了一点小小成果。我能有东满这样的贴心知己，是我此生难得的幸运与缘分。

更令人难以忘怀、叫人倍感欣慰的是，我退休之后这多年，得到东满一次又一次的倾情关爱、鼎力相助和指导。

2000年，在长子县委和县政府支持下，我创办了文学季刊《精卫鸟》，东满以满腔的情与爱，为《精卫鸟》写了《尧乡神鸟唱新歌》的祝贺文章。2001年，长子县精卫鸟文学学会成立，东满又以个人名义从太原发来热情洋溢、充满祝福与期望的贺电。2003年，《精卫鸟》创刊三周年，东满又写了“无法无天亦写诗，花开花落两由之，自然有道谁规范？诸艺融通任骋驰”的优美古诗条幅相赠。2005年，长子县作家协会成立，东满又以山西作家书画研究院的名义发来“事业有成，佳作累出，人才脱颖”的鼓励贺信。并以他的飞花妙笔为《精卫鸟》题写了刊名。2007年，长子县尧文化研究会成立，东满特地写了“传承陶唐文化丰韵，弘扬尧舜始祖精神”的条幅以贺。2008年，东满就《精卫鸟》2007年第4期“长子诗歌专号”写了精辟独到的评论文章，对长子每一个诗歌作者和全县整体诗歌创作起到了巨大的激励、鼓舞、指导和推动作用。

东满是誉满全国的大作家，又在省文联、山西作协、省电影家协会、山西作家书画研究院等许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，但他不以名高位显而瞧不起普通小人物，相反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和扶掖基层作者。别的地方我不晓，单就长子来说，他就先后为丹枫选编的《故乡情韵》、师喜明个人专著《晚花集》、孔德法的剧本曲集《新风正气歌》、冀光明的故事集《无字碑记》、冀光明、崔贵家、温喜旺合著的《千年古县长子颂》、李秋保的《李秋保文集》等诸多作品集写了序言，表现了一个大作家体贴和关爱基层作者的真挚情怀和历史责任感。

几十年来，长子县的文学创作之所以能够形成一支规模可观的队伍，能够在正确道路上不断前进，取得新的成果，除了自身努力外，与王东满老师的倾情关怀、热情帮助与扶持分不开，王东满老师不仅是长子《精卫鸟》刊物的首席顾问，更是长子整个文学事业的引领导师。

王东满是长治县（今为上党区）白家沟村人，但他对长子这块古老土地同样爱得深沉，在长子县城北高庙，在国保单位法兴寺和崇庆寺，在发鸠山下第一村良坪，在传统村落南张店，在漳漳源头精卫湖畔，在县城西关的寒门老宅，在段家庄、南漳、酒村、南刘、秦家庄等村街和田间小道，在长子许多文学爱好者和工人、农民家里，都留下了他的身影、足迹、笑容和异常珍贵、千金难得的诗文著作和书法墨宝。长子人永远记着他、怀念他，他那高大正直、平易亲和、真诚友善、英俊秀美的形象永远活在长子人们心中。

好友王东满是新中国建立以来，继赵树理、韩文洲之后，从晋东南革命老区走出去的又一位全国知名作家，是巍巍太行山和滔滔漳河水孕育出来的又一位杰出男儿，也是山西作家队伍中寥寥无几的响当当的多面手和全能式。他会写小说、会写散文、会写戏、会写电影、会写报告文学、会写新诗、会写古诗词，还擅于书法，可以说十八般武艺，样样精通。他一生出版了7部长篇小说，4部中短篇小说集，2部散文集，2部诗词集，3部报告文学集，2部书法集和一部长篇传记文学，同时还创作或改编了十余部电影、电视剧和戏剧剧本，可谓著作等身。后来，王东满被山西作家协会推举担任了山西省老文学艺术家协会主席，并主编了大型刊物《文坛春秋》，得到全省作家和艺术家的广泛拥护与称赞。著名国学大师姚奠中老曾写诗称赞他：“知君小说入千家，不料诗词亦可夸。自是多才多艺手，砚池飞墨笔生花。”的确，王东满是山西作家中为数不多而当之无愧的作家、诗人、书法家，真可称“三顶桂冠，一代奇才”。

最后，让我用一副挽联结束本文：  
满腔热血浑身才艺呼官民向善  
十卷诗文一世名望与日月同辉



申村水库

發福山

摄影：魏慧梅  
刊头题字：  
李雨农

### 夏至感吟

□ 云水禅心

夏至炎炎日照长，晴时雨自悠悠扬。  
澄湖十里荷花绽，碧野千山白鹭翔。  
蛙鼓蝉鸣寻雅趣，莺穿蝶舞竞清凉。  
归来月下三更影，赋得诗心笔墨香。

### 蝉

□ 悟道

薄翼金丝倚翠薇，流霞落日唱清晖。  
临窗婉转因时噪，恋树依稀任意飞。  
酷暑含情期月晚，晚凉寄兴劝农归。  
秋深纵使随风老，未敢公然物候违。

### 夏日

□ 草原之鹰

芳菲夏日三分醉，锦绣山川一片红。  
遍地黄花开沃野，连天碧叶映晴空。  
塘前赏景蜻蜓落，树下吟诗蝴蝶逢。  
田里禾苗求细雨，滩头又见钓鱼翁。

### 乡村夏夜

□ 老来乐

夜幕降村民喜聚，凉凉说笑乐开心。  
漫言祖国宏图梦，倾闻河蛙响亮音。  
男女青年歌盛世，翁婆暮岁话当今。  
于时瞬间吹风到，各自归家入睡深。

### 夏日迎来自时雨

□ 项立金

夏日荷香沁老腮，舒眉展目展颜开。  
浮云朵朵悠悠过，喜雨丝丝缓缓来。  
万顷秧翻细浪涌，一湖碧水酿新醅。  
农夫盼得龙王到，还有红苕等着栽。

### 夏日休闲

□ 邱东生

水面来风暑气飘，红莲惊醒半池娇。  
翩翩彩影鱼吹露，阵阵歌声鸟弄箫。  
翻古诗章康李社，手谈棋局战金辽。  
柳枝摇曳游人畅，我趁清凉雅兴饶。

### 仲夏有凉意

□ 方锡金

时阴时雨心神爽，仲夏凉如凉意秋。  
小老耘耕风高起，幼童玩耍汗无流。  
露沾莲叶盘沾玉，翠满溪湾满鸭鸥。  
但愿家山炎暑少，闲听布谷亮歌喉。

### 笑蝉

□ 李本全

数载修来嘴一张，高枝密叶话风凉。  
时得得意应知浅，妙语称心不必狂。  
鼓尾操琴吟低韵，潜身倚树引高吭。  
常因聒噪嫌刺耳，暗地人前道短长。

## 读书，最是一往情深

□ 杜丽华

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乡下的孩子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充满好奇，尤其读书。

至今我都记得新学期发课本时的情景。要发新书时，我用力地把手在衣服上搓了又搓，眼睛紧紧地盯着那散发着油墨香味的课本。由于激动，我的脸微微发红。当老师念到我名字时，我快步走向讲台，双手紧张地从老师递过来的一摞书本中，那本本教科书是我获来的，产生认知的涓涓小溪，也是我最早洞悉外面世界的窗口。

上初中时，在有的同学还交不起书本费而焦虑无奈时，我已受到了文字的蛊惑，一点点地喜欢，直至一爱爱上。

我的父母在给我交了书本等费用外，还能为我挤出钱订一些课外杂志。初一年级，我便订了《山西青年》。自从订下杂志后，我的心就一直等在，在等一件重要的事情降临在我头上。绿色邮递员如鸽子哨声的自行车终于在校内响起，同学们团团围住我，眼里满是羡慕、渴求的神情。我刚看完，同学们便一个接着一个来借，我还是依稀从那个窗口看到了外面一个崭新的世界。

书更关乎我生命的精神给养。即使没有富庶的生活，仍然可以拥有富庶的生命。

参加工作后我有了读书的机会，读书仿佛才刚刚开始。尤其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蜷缩着身子，陶醉在读书的美好境界里。我在书的面前变得贪婪，蓬头垢面，却有着旁人不懂的惬意。我愿意闻着墨香起舞，把头掩在那密密麻的字里行间入眠。书卷里难以遮掩的富有生命文字的气息，令我感觉我的生命中还有那么多的力量还需要去汲取。

这些年，我几乎把工作以外的时间都花到了读书上。有老师主动赠我书，我也经常和老师讨书看，每讨回一本，我都如获珍宝一样拥在怀里，慢慢品读。2018年，我偶然间看到了一本《漳河文学》，清楚地记得那是2017年第5期《漳河文学》，其中一文更让我久久难忘，那就是著名作家张不群写的《笔尖上的梦·现实与心灵的对话》。

慢慢滋出一个越来越明确的意念：我能不能也写出这样的书来呢？就在那个年代，形成了我的文学梦，形成了“要做像赵树理那样一个作家”的意愿……“那种对土地的爱、对文学的朦胧向往最终绘制了张老的人生坐标。读着张老师的文字，我禁不住泪流满面，原本，我也是有着文学梦想的人，也是想对脚下这片土地做点事情的文学人……”

我知道，我的平凡注定我为脚下的这片土地做了大事，脚下的空虚会让我产生一种虚无的空。但我常常叮嘱自己，一定要回到这片土地上来，让湿润的泥土、温暖的泥土从我的脚趾间冒出，做一个平凡但很虔诚的读者。

每个人的傍晚都住着故乡的晚霞，每个人的梦乡都有故乡的土地，有一个时间，故乡会回来找你。是的，近于有年之远，故乡回来找我了，再确认道：是我以往任何

创作，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创作经验。比如，文学创作到底是作家人格自传，是作家人格力量的链式显示，作家应该培育和涵养自己强大的人格力量。作家人格力量的诸多因素中，至少有四种因素，即：因素、情感因素、知识因素和智慧因素；比如，作家在培育和涵养强大人格力量并通过创作实践将创作过程中，自觉地为作品倾注并力争取作品显示大气派意识……

张不老老师一边创作，一边思考。他心灵的多思、升腾、思索同时也呼唤着我，指引着我。只有作品与人格力量、文学作品与时代精神浑然一体，才能在培育和涵养强大人格力量并通过创作实践将创作过程中，自觉地为作品倾注并力争取作品显示大气派意识……

张不老老师一边创作，一边思考。他心灵的多思、升腾、思索同时也呼唤着我，指引着我。只有作品与人格力量、文学作品与时代精神浑然一体，才能在培育和涵养强大人格力量并通过创作实践将创作过程中，自觉地为作品倾注并力争取作品显示大气派意识……